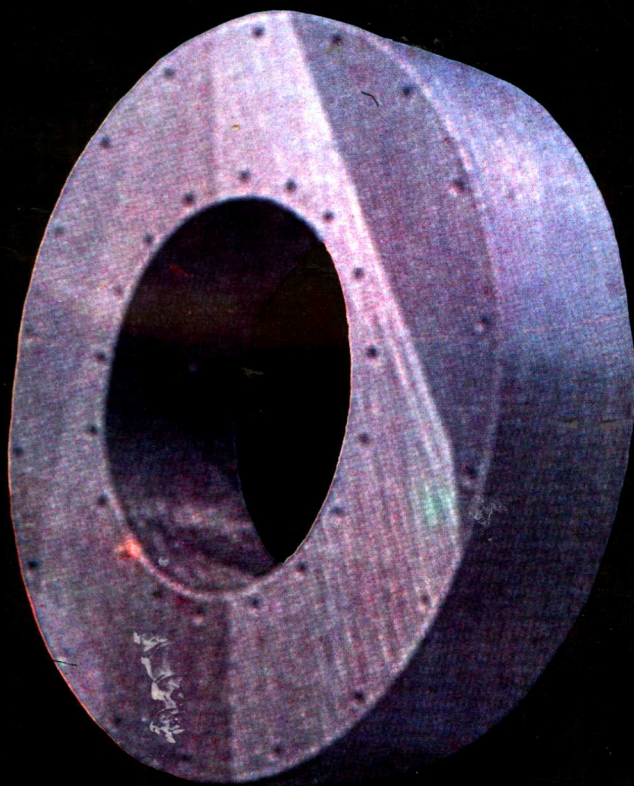


20

世纪末世界文学作品精选短篇小说卷 1

一個精神愛滋病患者

● 吕同六/编选



20

世纪末世界文学作品精选短篇小说卷 1

一個精神愛滋病患者

● 吕同六/编选



启 事

我国已加入《伯尔尼保护文学艺术作品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我们特作如下说明：

一、凡入选本套书的作品，我们将按照有关规定，向作者和译者支付稿酬；

二、本套书入选作品，涉及上百名各国作者和众多译者，因种种原因我们未能取得联系的作家、译者，恳请即同我们联系，一旦获得沟通，即支付稿酬。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 世纪末外国文学作品精选》编者

1994 年 11 月

一个精神爱滋病患者

YIGEJINGSHENAIZIBINGHUAZHE

吕同六 选编

责任编辑：崔卓力

封面设计：章桂征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625 印张 2 插页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 136 号) 250 000 字

长春市第五印刷厂印刷 1995 年 6 月第 1 版 199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10 000 册 定价：14.70 元

前 言

20 世纪的列车已驶近终点站。

回眸 20 世纪文学不难发现，它的繁富多姿和曲折蜕变，在人类文学发展的漫长进程中，是既往任何一个历史时代所无法比拟的，是独一无二的。

20 世纪，文艺思潮迭起，涌现出一个又一个“主义”，你方唱罢我登场；文学流派纷呈，诸家争鸣，各领风骚几十年或十几年；艺术革新层出不穷，不断向广度和深度拓展，花样时时翻新。

20 世纪，文学世界化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学。随着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高速发展，开放成为不可逆转的世界性现象。国家、民族和地域的自然隔断被打破了，各国文学合乎情理地相互渗透，交融。而在单一国家文学的范畴内，某种思潮或某个流派大一统的局面终结了，取而代之的是多元的格局。各种价值取向、审美情趣和艺术风格的文学并存，它们各行其道，各得其所，它们之间也发生着互相吸纳、交融。

当我们把扫描的目光再投向 20 世纪末，世界文学的上述独特景观，便显得愈发鲜明，愈发突出了。

20 世纪末的文学，记载着世纪之交人类特殊而又复杂的生存情状，叙述着人类面临的种种新的社会现实矛盾、冲突，因而它必然打烙着鲜活的时代运动的印记。

20 世纪末的文学，表现着各个民族内在的文化认同和文化基因，是民族的精神与灵魂的体现，因而它自然是斑斓的民族

风尚画卷，是形象的人文志。

20 世纪末的文学，体现着一代艺术家的命运遭际、思想素质、人格修养、审美特质和艺术风貌，因而它理所当然地刻画着一代人上下求索的人生足迹，映照出一代人敏锐微妙的心灵态势。

站在世纪之交的高度，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一方面孜孜努力发展自己丰富多姿的文学，另一方面又以进取的姿态，鼎力推进各国文学之间的交流，取长补短，共享人类优秀文化的成果。这是历史的选择，文明的选择。

基于此，我们编选了《20 世纪末世界短篇小说选》、《20 世纪末世界中篇小说选》、《20 世纪末世界散文选》一套图书，奉献给面对汹涌澎湃的经商大潮却仍然表情痴心于缪斯女神的文学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

正如人们大抵上把每个世纪起初的一二十年时光称为世纪初一样，我们也权且把本世纪末尾的一二十年时光称之为世纪末。

舆论认同的名家名作，艺术价值较高而可读性又较强的佳作，崭露头角的文坛新人之力作，少量评论界发生争议的作品，这些便大致是入选这套图书的标尺。一些探索性异常强烈的作品，虽在文学批评史上赫然有名，但难以引发读者兴味，便不无遗憾地割爱了。

书籍编选过程中，承蒙谭立德、于晓丹、张晓强、朱景冬诸君给予宝贵的协助和支持，我谨向他们表示真挚的谢意。

吕同六

1994. 11. 14，漫天飞雪日

北京 霞光里

目 录

- 一声枪响〔意大利〕基亚拉(1)
沈萼梅 译
- 小小说六篇〔日本〕黑井千次(24)
陈喜儒 译
- 路〔法国〕多泰尔(35)
路士栋 译
- 地狱之门〔哥伦比亚〕格拉纳多斯(45)
柯 新 译
- 远方来客〔日本〕米谷富美子(58)
申 非 译
- 一家眷属〔美国〕沃克(95)
施咸荣 译
- 帕维尔〔苏联〕邦达列夫(110)
程 文 译
- 天外归来〔苏联〕雷特海乌(129)
赵作英 译
- 一个精神爱滋病患者〔法国〕埃纳尔(145)
陈 佳 译 朱延生 校
- 冲突〔美国〕里奇伊(157)
么素珍 译 赵绍天 校

- 亲王.....〔美国〕诺瓦（163）
江 荻 译
- 幸福狂想曲.....〔美国〕佩利（177）
张 阳 译
- 另一个米勒.....〔美国〕沃尔夫（180）
主 万 译
- 复仇.....〔智利〕伊·阿连德（198）
张 利 译
- 我打电话的地方.....〔美国〕卡佛（206）
于晓丹 译
- 我和两名决斗者.....〔苏联〕皮叶祖赫（224）
许贤绪 译
- 蛊惑.....〔法国〕勒克雷齐奥（234）
张泽乾 译
- 我教小提琴.....〔苏联〕别仁（246）
曹国维 译
- 搭错车.....〔法国〕普鲁（268）
朱廷生 译
- 我的父亲远走他乡.....〔南非〕戈迪默（275）
姜 红 译
- 湄公三角洲的传奇.....〔美国〕布雷弗曼（285）
鹿尔维 译
- 红色唇膏.....〔美国〕巴恩斯（308）
曾 虹 译
- 37年出生的人.....〔俄罗斯〕哈里托诺夫（320）
黎皓智 译

一声枪响

〔意大利〕基亚拉

沈萼梅 译

彼耶罗·基亚拉 (1913—)，意大利作家。曾任司法部职员。60年代开始创作，在司法部门任职的经历，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赋予他的小说很强的现实性。他文笔辛辣，风格纯朴、诙谐。

《一声枪响》选自1984年意大利蒙达多里出版社出版的短篇集《米利亚瓦万岁》。

里莫尔迪死去快三十年了，但在咖啡馆里几位老朋友碰面时，还常听到有人提起他的名字。里莫尔迪生前所在的意大利化工产品公司，是一所十九世纪末建立的生产氧化镁的工厂。只要回顾一下战后该公司的发迹史，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里莫尔迪会给人留下如此难以磨灭的印象。

他的教名叫贾钦托，但只有他的主人普里莫先生才这样叫他。里莫尔迪对他的主人就象对上帝那样虔诚。厂里的人都叫

他里莫尔迪，但人们通常都说他“库代戈马”^①。人们给他取这个雅号，是因为他长得象只大象，臀部大得出奇。

尽管他的外表滑稽可笑，但他却是意大利化工产品公司的象征和代表。他掌管办公室的一切杂务，负责取送钱财，又是主人可靠的心腹。他终日象影子一样围着他的主人普里莫·普里莫塞利转。里莫尔迪还是孩童时，厂主人的父亲，“氧化镁工厂”1889年成立时的创始人纳波莱奥尼·普里莫塞利先生就雇佣了他。这家工业联合企业就座落在市镇后面两座小山坡之间的幽谷里，中间有一条水流湍急的无名小溪。

“库代戈马”个子矮小，但体格粗壮，脑袋奇大，脸盘有身子一半宽。眼睛呈蓝绿色，象个北欧人。鼻子软而肥大，满脸堆着浮肉。他浑身肌肉松弛，脸上光溜溜的，一点儿胡子也没有。这倒也不错，省得再去理发刮胡子了。他毛发稀疏，长得又慢，要理发时，只要用根绳子圈定要修剪的范围，拿把剪子在颈脖和太阳穴两边比划几下就完事了。

他是从何时以及如何受纳波莱奥尼·普里莫塞利雇佣的，谁也说不清楚。但他是与公司一起从创建人手里转到他儿子普里莫手里的，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

自从普里莫先生掌握了工厂大权以后，里莫尔迪就一直跟在他身边。由他去银行取钱付款，由他去邮局领取信件。他还监督工人，不时地进行突击检查，以防偷盗。尤其是工厂从生产氧化镁过渡到生产大批医药物品时，有些工人就常把药品“带出”工厂，有时竟把原料也“带出”去。尤其是女工更能偷，因为她们能巧妙地把东西藏在身上，里莫尔迪不定期地检查男工和女工，他摸口袋、胸部、腿部，身体的各个隐蔽之处他都

^① 意为“橡皮屁股”。

要搜查到了。他这样做，没人在乎，因为“库代戈马”那时已是四十上下的人了，他被看作是没有坏心的人，是对女性的魅力无动于衷、麻木不仁的人。

他一向不与女人交往，也从不上妓院。从他身上丝毫看不出有与女人谈情说爱的意愿。他那无须的面孔，无神的目光和柔软的四肢，使人认为他是没有任何性欲的无害之人。人们从不怀疑他会有什么邪念，只觉得他是个不正常的人。征兵时连体检关都没通过。也许他与那些体检不合格的同龄人还一起唱过那支表达报复心理的歌谣呢！歌词是：“若国王看中我们，王后却会感到称心如意。”

蓬泰维亚大夫诊断说，里莫尔迪不是胸腔有毛病，也不是平脚或近视，而是生殖器有病：外阴部肥大症，但他自己对这生理上的缺陷早已习以为常，甚至连想也不去想，至多表面上是这样。不仅如此，对这生理上的异态，他还视为至宝，因为他从此对人十分随和、迁就，人们把他看得比正常人更优越，因为正常的人都受情欲支配，为爱情所痛苦、忧伤。但是他在内心深处却仇恨整个世界，甚至仇恨他的恩人普里莫先生。尽管他忠实地为主人效劳，但他憎恶他，因为他主人是贪恋女色的正常男子汉。

每逢星期六，主人普里莫先生修饰停当以后，里莫尔迪就跟在主人前后忙活，脸上总带着一种苦涩的微笑；他跑步赶在主人前头下楼，替主人打开车库的门，待主人的汽车开出门后，他最后关上栅栏门。当汽车驶入林荫大道发出隆隆声时，他喃喃自语：“你干吗不撞在树上死了呢？”

星期六和星期日，普里莫先生经常深夜才归。里莫尔迪就和衣躺在门房上面的小房间里，开着灯，竖起耳朵数着门前驶过的仅有的几辆汽车，直至听到他熟悉的汽车声，明白是老板

的“蓝怡”小轿车已开进工厂的入口甬道，就腾地起身，出去打开栅栏门。他动作神速，普里莫先生甚至不用减速行进，从里莫尔迪面前擦身而过，径直把车开到车库里去。

“没有什么新情况！”里莫尔迪拖着沉重的双腿，向主人跑去。

“我的好贾钦托。你去睡觉吧！”普里莫对他说。

有一次，普里莫塞利先生会阴部（不是肛门）的腹股沟腺炎发作，疼痛难忍。里莫尔迪有幸每天替他换两三次药。这表明主人对他极其信赖，他们的关系密切之极。在主人患病时，连生殖器也能无意中看上几眼，然而，里莫尔迪惊奇地发现了自己与他人的差异！

但普里莫先生不象他死去的父亲那样兢兢业业地治家，他既未继承他先父的智慧和才能，也未发扬其勤奋精神。他现年三十五岁，堪称一表人材，体格健壮如牛，钱财堆积如山。有这些秉性和天赋也是枉然，因为他只知道尽情享乐。不过，他不延误公司的要务，因为这是他的生计之泉，声望之源。他尽情玩乐，去米兰斯卡拉大剧院包厢里看歌剧，到围猎场去打猎，去沼泽地射鸽子，或到利古里亚海滨的大旅馆旅居。他开着大功率的汽车，穿着英国式的服装，谁也说他不准他喜欢玩些什么。还有人在圣莱莫和拉帕洛遇见过他跟漂亮的妇人在一起，但这是很少有的事例。除了星期日和星期六之外，两三个月内只有一两天他不在自己的别墅内住。那别墅就在工厂后面，座落在一个与丛林毗邻的小花园里。

在他生长的小市镇中，人们都勤奋工作；他在这里没有朋友，也许在外面也没有。就象一切有钱的人一样，既信不过比自己穷的人，也不被比自己有钱的人所信赖。

至于里莫尔迪，他虽很穷，但也没有朋友。当地找不到象他这种类型的人。即使有象他这样的人，他也会避开的。他觉得那些正常人与自己太不一样了，所以不能跟他们有什么来往。他最怕别人怜悯或嘲弄自己。他庆幸自己是普里莫先生的亲信，能以自己的职务作掩护。他忠于职守，凡事都由他亲自过问。他象刽子手一样觉得自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人，同事中没人能与他相比。他下班之后连个安身之处也没有，他当然变得很孤独。他也会象刽子手一样地执法。当他搜身时，若在男工和女工身上查到藏匿之物，从来不手软，哭泣与求饶都毫无用处。对于那些行为不端者，他总是毫不犹豫地撤消他们的职务，非常果断。他生性固执，但对工人们提出的合理要求和可能办到的事还是通情达理的。他对主人的狗，简直是亲切温情到极点。那两只德国狼狗只对他驯顺服贴。夜间，它们在工厂院子里巡游时，只有他里莫尔迪能接近它们，而普里莫先生深夜从外边回来，只敢在车库下车，或等里莫尔迪把两只狗安抚平静下来后才敢下车。

意大利化学产品公司包括公司领导、职员和职工，有上百人之多。工人中大部分都是女工，年龄在十八岁到五十岁之间。年轻姑娘中长得俊俏的，都希望有朝一日让老板看中。但普里莫先生却另有所好，他对厂里的女工不屑一顾。他只是与各车间的主任打交道，而且他们又都是男的。

普里莫塞利生性傲慢，举止高雅，体格健壮，与他来往的女人似乎不是巨额财产的继承人，就是某某公爵夫人，或是某个著名演员，都是既有身份又有地位的。他在蒙扎有一位朋友，也是个企业家，在这方面跟他一样。象他这样一个情趣高雅、放荡不羁的人，也许一辈子都是独身。他母亲过世后，家里雇有

两个老佣人，她们从小就伺候他，替他料理家务，换洗衣衫，准备一日三餐。一切都在不声不响中为他安排妥当，无可挑剔。这倒使他想到今后一旦成了家，有了妻室、儿女，还有岳母、内兄、内弟等等一大串人跟着，将会出现的乱七八糟的局面，实在令人心烦。里莫尔迪整天在工厂和别墅之间穿梭忙碌，帮他料理家务，尤其是家里需要男人干点重活或是有外差的时候，那就更少不了他。

没有哪个女人进过那所别墅。普里莫先生处世态度严肃，生活作风检点，可称得上男子的表率。其实他只是个“不吃窝边草”的人。他厌恶当地的环境，经常开着他两辆车中的一辆到远处围猎场去打猎。

十月的一个早晨，大概是1923年或是1924年。那天，普里莫塞利因为头天晚上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安情绪引起失眠，睡得比往常少。但他一大早就穿戴整齐，象平时那样，迎接一天的工作。出了家门，他伫立在门口的小平台上，近处的山坡，已呈现一片秋色。抬头瞥见厂房的屋顶，可他又不屑于看那烟囱；远望湖那边的山峦，晨曦中已呈一片蔚蓝色。“世界真美！”他自言自语地说，“是那样的灿烂、清新，真值得好好享受享受。岁月流逝，难道我就这样生活下去。打打猎，射射鸽子，到米兰城里或是海滨逛逛？难道我要围着那些戴羽饰帽的女人、满脸涂脂抹粉的女人转一辈子？也许我这个人没有真的感情。唉，想穿了，就如此下去吧。”

两株木兰花树的枝杈挡住了他的视线，使他几乎看不见工厂厂房了。他透过树杈的缝隙，看见五十米开外的地方，在院子的一个角落里聚集了一群女工，她们正等着上班的汽笛。

“那些女工们过的完全是另一种生活！”他想到，“她们一大

早就起床，在家里干完家务活后，就径直到工厂来。有些女工得提前一小时乘无轨电车从山谷来这里上工。她们没有片刻停歇，但她们是幸福的。有的女工有情夫，有的儿子是傻子，有的丈夫是酒鬼。而工厂，我的工厂，则是她们真正的天地。在这儿她们度过了每天的大部分时间，在这儿，她们挣钱糊口。同时，她们也跟我一样，会逐渐衰老、憔悴。”

在短暂的瞬间，他突然感到很伤感，也许这是昨夜失眠身体疲惫所致。惊醒过来后，他信步下了五个台阶，朝工厂走去，把脚下林荫道上的石子踩得吱嘎作响。

里莫尔迪身穿一套铅灰色的衣服从门房快步向他迎去。他用目光向主人致意，并凑到他跟前，等候命令。

“没什么事吧，贾钦托？”他问道，“一切如常？”

“一切如常。”里莫尔迪回答说。

“好极了。星期六，我们去洛海利那打猎。你准备好猎枪。”

普里莫个人去打猎时，总是带着里莫尔迪。里莫尔迪为他整理枪枝弹药，围猎时，他形影不离地跟着主人，替他装枪，捡猎获的野味，看管猎狗等。围猎后，他还帮主人脱靴子，收藏好猎获物。

这天，与平时一样，一切进行得很顺利，大约十分钟的光景，里莫尔迪不敲门就走进了普里莫塞利的办公室，脸部还是往常那样毫无表情，但说话时，声音颤抖着：“出事了，普里莫先生。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

商标车间的一位女工被房顶上掉下来的铁梁碰伤了。她当时正去仓库，房顶上有工人施工。受伤的女工在急救室，有人已去通知医生了。

普里莫先生站起身来，跟着里莫尔迪穿过院子向急救室走去。受伤的女工躺在担架床上，穿着咖啡色的工作服，在颈脖

发际处有一道很长的伤口，血直往床单上流。普里莫先生围着床边转了转，凑过去看着那女工的脸。是一位皮肤褐色的姑娘，因疼痛，害怕而有些恼怒。她的胳膊平放着，两腿一动不动。从敞开的工作服，可以看见里面的白衬衫，青春的胸脯高耸着。

“你叫什么？”他问她。

“梅雷加利。”

“名字叫什么？”

“埃玛。”

“多大了？”

“十八岁，快十九岁了。”

当普里莫塞利正全神贯注地掂量着那女工的回答时，蓬泰维亚大夫进来了。医生叫姑娘坐起来，当着普里莫先生和里莫尔迪的面，脱去她的工作服和衬衣，以察看伤口。伤口从脖根发际处一直到右肩胛骨顶端，被后颈窝上浓密的头发半遮挡着。

“一长条伤口，”医生说，“而且伤了四周的肌肉。得送她住院打破伤风预防针，至少得透视检查一下。”

当医生察看伤口，按摸着四周各部位时，普里莫先生注视着姑娘的上半身，她只穿着一件内衣。他想：这是一朵百合花，一朵在他工厂里开放的花，却没被人发现。任何一个连自己命运都掌握不了的工人都可娶她，否则她将会默默无闻地被埋没了。

蓬泰维亚给伤口上了药，并缠好绷带。绷带穿过姑娘的腋下，绕在脖子上。为缠绷带，就得把内衣也脱下来。女工用双手捂住胸口，这时她突然发现了普里莫先生的目光，为了挡住他的视线，不再使它无止境地移，她也盯住他的眼睛，普里莫从他那乌黑的双眉下射出的目光是温柔的，又是果敢坚毅的。

医生搀扶梅雷加利站起身后，普里莫先生就去取车。

在去医院的路上，普里莫先生旁边坐着医生，后面靠椅上坐着受伤的女工和里莫尔迪。此时的普里莫塞利先生却有一种新的异样的感觉。有多少女工坐过他这辆车呀！但他从未象今天这样激动过，即使“猎获物”很名贵，而且目的地是旅馆，而不是医院。这次他虽带的是受伤的可怜的躯体，但他似乎了解她的内心世界。他是工人的老板，一厂之长，从某种程度上说来，他是有这种权利的。

他生平第一次由衷地感激在他厂里干活的工人，有这么一批象里莫尔迪那样的奴隶，就意味着，对他们他负有父兄般义不容辞的责任，得保护他们，救助他们。

普里莫先生把姑娘和大夫留在医院的预诊室后，就与里莫尔迪回到工厂，又去忙他的事了。这回他的人情味似乎太浓了。

在那社会上缺乏同情心的年代里，作为一厂之主，倒应该有点厉害劲方算得上有气魄。但他忘不了埃玛·梅雷加利目光。那天在急诊室里，她挡住他的视线时，几乎把他们目光之间的空间也僵住了。但那不是天真无邪的目光，而是一种信息，一种从遥远的地方来寻找他的信息。人说动情是愚蠢的，是一种幻觉。一个精神正常的男子，一个铁腕的射手，一个玩世不恭的人，是从不会动心的。确实，他从来没有认真地注意过任何女人。

他曾听上了年纪的朋友们说过，他父亲在世时倒并不嫌弃女工，常在女工中找临时的情妇。但他的父亲也是个工人出身。时代不一样了，情趣也有所不同。而普里莫无须这样做，因为他不象他的父亲须把怪癖的妻子搁在一边。他有很多女人，都很放荡不羁而又时髦漂亮，象他那样玩世不恭，也有的在玩儿的时候很多情，但一旦发现感情上受愚弄，也就公开地虚情假意地作爱。

埃玛·梅雷加利三天后就出院了，与她一起出院的还有十五个“病”人。普里莫先生是从蓬泰维亚大夫那儿得知这一消息的。

埃玛家住在附近的一个小村镇里，乘进山的有轨电车在第二站下车。她在家养伤，等待伤口愈合。她家境贫寒，与母亲生活在一起，还是孩子时她父亲就死去了。她母亲原来也是化工产品公司的女工，五年前退休了。这都是里莫尔迪打听到的情况，普里莫先生叫他关照梅雷加利，但普里莫表面上却显得漠不关心，三个星期后，里莫尔迪禀报主人，那女工已经上班了。

普里莫先生想见见她，察看一下她伤口的愈合情况。

当女工站在写字台前出现在主人面前时，显得十分局促不安。她象那天坐在担架床上那样盯着主人，两手紧贴胸口攥住内衣。

普里莫先生站起身，走过去看她的脖子。

“疤痕很明显，”他说，“不过，蓬泰维亚大夫说几个月后差不多能全部褪去。”

他重又坐下来，摆弄着一把裁纸刀。他接着又说：“我看了你的考勤卡片，你只完成了平均数额。为此，我想把你调离那个车间，让你来厂领导的办公室工作。你很快就能学会怎样工作的。那个叫普里内蒂的工人，手被粉碎机轧断后，我就安排他去当电话接线员了。这样做，是对那些出了工伤事故的人的一种补偿措施。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

梅雷加利点头表示同意。同时总用那种方式看着他，似乎在对他：“你认不得我啦？你不记得我啦？”

那目光仿佛在审问普里莫先生。于是他问起姑娘，在出事